

好书 过眼

## 现代学徒制的“冷”与“热”

——读《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因与机制研究》有感

■石伟平



身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研究者,我一直以来都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推进现代学徒制下的职业教育事业,读完《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因与机制研究》一书,我获得了很多启发和思路。本书从国内外学徒制历史沿革、参与主体意愿与行为、参与机制模型以及实际案例研究出发,对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规则和方法进行本质探索,这些探索不是空洞无力的,而是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后得到

的结果。书中序言说,经过10年的试点实践,“现代学徒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企业参与动力明显不足,校热企冷的现象普遍存在,直接影响了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效果。对此我深以为然,这正是目前职业教育的困境所在,也是很多职业教育同行希望努力解决的问题。

书中对国内外学徒制的变迁进行了梳理,从“世袭制和艺徒制”到“练习生制”,再到“半工半读制实验教育”,再到“边缘化学徒制”,最后演变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校企合作的现代学徒制”,同时对比了国外现代学徒制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启发我们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现代学徒制”产生的意义和背负的使命,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思考“现代学徒制”的社会目标和愿景。

更令我惊喜的是,本书摆脱了最为常见的理论堆砌和资料罗列的现代学徒制研究方法,在书中第二部分利用数学模型方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量化的论证。书中从“利益感知、成本感知、内外部环境”三个维度归纳了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意愿及持续参与与

为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利益因素在利益感知中的重要性高于人力资源优势及社会形象”“成本感知则主要来自实习成本费用及效益损失”“外部政策法律环境的保障作用比内部资源充足更加明显”。书中还采取“利益博弈”的方法,探讨了在“监管力度、学生价值创造、社会外部性以及政府支持的影响”等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企业如何制定参与行为的决策过程及决策结果。量化研究为我们更好地进行现代学徒制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

我想,也许是因为职业教育研究者总是更多地站在职业院校的角度对现代学徒制进行改革创新,对企业困境的理解大多是隔靴搔痒,而职业教育的性质决定了“教育的成果”需要受到企业的认可。正因如此,《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因与机制研究》这本书,提出了主体大联合式的“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了“六大子模块”的运行机制,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职业院校、学徒等主体纳入其中,明确各主体的任务、责任、权力、利益需求,充分考虑不同主体诉求的满足和困境的解决,力图把企业

无缝导入现代学徒制。书中基于“柔性”模块组合思路得出的很多观点和建设性常让我耳目一新,也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路径。

书中第三部分对这种跨校跨企业跨地区的“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解析,六大子模块分别包括招募及成长、技能资格融通与人才流转、校企平台协同共建等。例如在“成长机制”中将企业、学徒的供求关系进行了“动态化”管理,将“学徒晋级”“企业资源供给”“高水平人才培养”等多主体的多目标交融在一起,使得现代学徒制显现出更富吸引力的职业生涯晋升特征。

该书紧紧围绕如何更好地推进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问题展开,为更好地展现目前现代学徒制的实际运行状态,书中还通过列举工科类及商科类专业现代学徒制实践案例,对其具体情况、绩效、问题进行详细阐释,给出优化策略,进一步印证了书中的观点。我认为,本书非常值得职业教育相关部门、职业学校、企业好好读一读,不但可以让我们走出一些现代学徒制的变革创新困境,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在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更全面地思考问题。

闲庭 随笔

想起虫子,该是始于惊蛰。春雷震动,藏虫惊醒,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临近,我俯身大地寻了再寻,却未见虫子的踪影。可稍不注意,天暖地喧,绿生红放,虫子们竟“哄”地不知从哪儿全出来了,让我吃惊不小。虫子朋友,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之所以称之为朋友,是因为它们几十年都是这副模样,从未变过。我看它们如初见,想必它们看我却已不再是少年。也罢,既然有老交情,凑前叙叙旧也未尝不可。时光正好,我愿与你浪费这点儿时间。

叙旧,蜂儿也不肯停歇片刻。它是住在村里老家旧蜂箱的乡音,还是天南海北赶花期至此的来客?我揣度我的,它忙它的。钻进花蕊间,伸长腿脚扫呀扫,沾呀沾,纺锤形的花粉球子垫得它飞得很吃力,连“嗡嗡”声也不再明快,闷声闷气的,招呼也不打,径直飞回蜂巢酿蜜去了。

同样高傲的,还有蝶儿。缤纷娇花凭风而舞,美丽的蝶儿也在翩然起舞,甚至略胜一筹。花开纵然惊艳,化蝶更是壮丽。这一过程何时何地完成,从未得见,或许蝶儿也不愿示人,只将美好奉上便是了。“孤蝶小徘徊,翩翩粉翅开。”蝶儿越是飘然不定,我越想捕在手上。无奈常是疾走追蝶,最终无处寻它。偶有捕到的时候,纵使沾了一手蝶翅鳞片也爱不释手。如今蝶儿又来,我只静静看“蝶恋花”,没了一丝捕捉的冲动。

还有一种蛾,没蝶儿讨喜。体型肥硕,色彩黯淡,飞起来也没蝶儿那般静雅,“扑棱棱”忽而撞灯,忽而撞窗,是个“楞头青”。我曾点一盏煤油灯或一支蜡烛,坐在昏暗中夜读。正当专注之时,常有飞蛾忽地冲来,双翅扫过,扇得火焰抖动;偶尔穿窗而过,火光加剧,原来是烧了蛾翅,“啪嗒”落在桌上,滚动几下死去。我猛然想起了“飞蛾扑火”,并引发了蛾是自寻死路、自取灭亡之“庸”,还是毅然决然、不怕牺牲之“勇”的思索。

蝉也有透明的薄翼,算是飞虫,但总是栖在林梢不动,“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烦人地叫个不停,叫了整个夏天。蝉似是夏的主角,不知它哪儿来的兴致和精力,唱起来没完没了,扰了无数慵懒的夏日午后。逮它不着,哄它无果,只得由它去了,因得难受了也便睡去。醒来,蝉还在呼朋引伴地合唱,毫无散场之意。

夜里,蝉终于退场,可蟋蟀又登场了。它不是合唱演员,却是独奏高手。没有灯光,没有配乐,独自躲在菜畦、花圃间,蹬腿,展翅,振动摩擦出“唧唧吱吱”的旋律。“晓夜鸣不已”,单调是单调些,可这欢愉、雄壮的旋律足以生出“凤求凰”的浪漫故事,也算得上是美妙天籁了。我也曾打开手电,钻入花草间照来照去,却找不到那个“演员”,还被蚊虫叮了几个大包,悻悻离去。想必全情投入的蟋蟀定是看到了我,用更响亮的“吱吱”嘲笑我的不解风情,我却听出了几分得意与狡黠。

蚂蚁就安静多了。不飞不跳,不吵不闹,成群结伙地排着长队,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就那样憨憨地迈着轻快的脚步在大地上奔忙。我横了一根树枝,挡住它们的前路,不远处又堆了几块石子,划了一道深沟。于它们而言,这无疑是天险。我以为它们会绕道或退回,却只见它们开始爬越“山脉”,有的甚至寻得树枝与地面的孔隙钻了过去。片刻又混成一队,有的攀越“山峰”,有的穿越“峡谷”;继而整队越过“壕沟”,踏上坦途。这一路,他们惊心动魄,我也由暗自取笑变得心生敬意起来。

在村里生活久了,虫子朋友真交了不少。瓢虫是叶上的道人,单星、七星、多星布于鞘翅之上,似是暗藏玄机,它只静停那里,不露丝毫;甲虫是勇猛的斗士,黄的、绿的、黑的铠甲披上身,便无所畏惧,有时撞在窗上、灯上,摔落一隅,休整片刻,又翻身起来“嗡嗡”乱飞,撞得“叮当”作响;蜘蛛是从容的军师,“摆好八卦阵,稳坐军中帐,单等飞来将”,手段,论智谋,真的堪称“虫中小诸葛”,当然,有时也将蜂蝶、蜻蜓捉去,害我慌忙前去营救……

之所以愿意浪费点儿时间,与这些虫子朋友叙叙旧,是因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件事。生命无所谓卑微与高贵,生命就是生命,都是宝贵的。有益还是有害,只是按人的标准评定罢了。其实,它们已经用身姿、色彩、味道、机能暗示过了,能否成为朋友,它们似乎毫不介意,就在各自的领地默默地绽放着短暂的生命,完成自然的托付,重复下一个轮回。虫子朋友,我将在每个惊蛰开启的时光长河的源头等你,即使你再也认不出此时成熟的,抑或你根本就不是旧年的你,我也分外珍惜这段共渡的缘分,记下这份美好,以慰浮心。

## 我的虫子朋友

■张金剛

风物 杂谈

## 诗意乌桕树

■张玉明

记得大学时,读吴伟业的长诗《圆圆曲》,有“消息传来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的句子,不知道“乌桕”是什么树。那时没有电脑搜索,更无手机百度,便执书去问老师。老师说,乌桕就是木子树、梓树、木油树、蜡烛树,我们均摇头不知,一脸茫然。最后,老师索性领我们到校园东南角的小山旁,指着一株树说,它就是。我一看,脱口说,就是洋辣子树啊。记忆中,家乡村西头的小河边,就长有一排乌桕树。

我们叫它洋辣子树,是因为树上生有一种叫洋辣子的毛虫,浑身带有毒毛,不敢触碰。倘若不小心碰到的话,皮肤会立即红肿、疼痛、瘙痒,异常难受。洋辣子是我小时候最惧怕的一种昆虫,唯恐避之不及。也因此疏远了乌桕树,从不敢攀爬它。后来又知道,乌桕之所以叫洋辣子树,还有一个原因,乌桕的花毛茸茸的,酷似洋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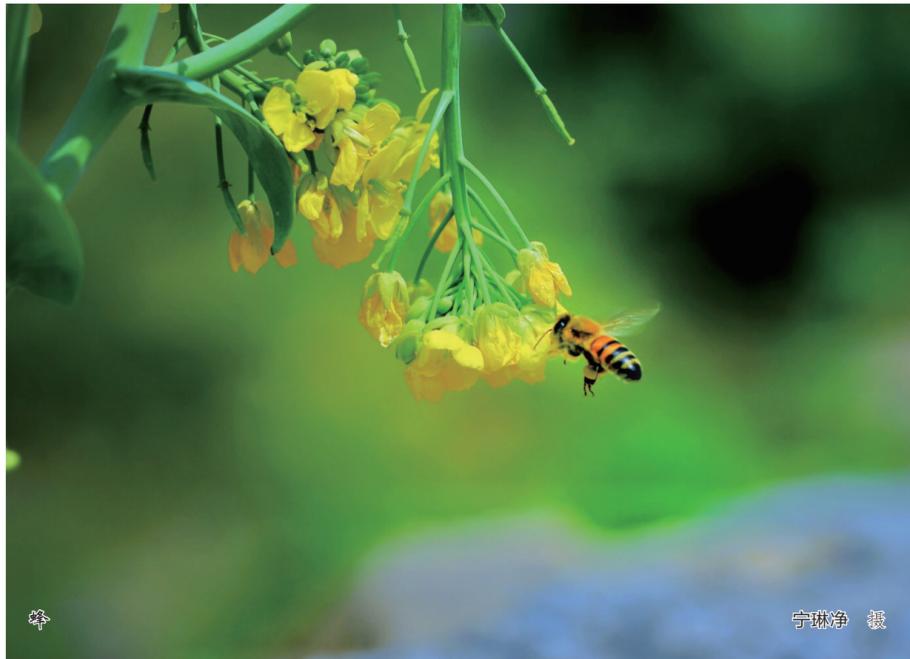
春夏季的乌桕,生长于丛林中,并不显山露水。直到秋天来临,乌桕树才显露峥嵘。叶子一天天红起来,一树红叶,似一团火把,在半空中燃烧,也映得河水通红。陆游在描写家乡绍兴的乌桕时写道:“梧桐已逐晨霜散,乌桕犹争夕阳红。”杨万里在看到杭州西湖周边火红的乌桕时说:“乌桕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笔作猩红。”打趣乌桕本是天生的老染工,却把铁黑色错染为猩红色。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枫之丹,桕之赤,皆为秋色之最浓。”秋天正是乌桕一年中最高光、最耀眼的时刻。

冬天的乌桕,另有一番情趣。当乌桕叶落尽,枝头黑色果实的果壳裂开,脱落,露出里面三瓣羊脂般的种子。阳光下,它们悬在枝头,远远望去,像极了早开的梅花。“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这是元代诗人黄镇成游历浙江东阳时,看到冬日里的乌桕子信手写下的名句。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自己冬天在山中行走,看到乌桕树上有许多乌桕子,误以为是梅花的花蕾。想以此写诗,却不料读到了他人诗句:“偶看桕子梢头白,疑是江梅小春花。”“干林乌桕都离壳,便作梅花一路看。”他只得长叹作罢,因着此景已被人写过了。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一文中写道:“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冬日的乌桕竟然如此富有诗情画意,也是其他树所不及的。

江南多乌桕。乌桕喜湿,而江南多雨水河流,适宜乌桕生长。同时,乌桕还是一种经济树种,其种子外面包裹的白色蜡质,可提炼制作蜡烛,带来经济收入。所以,古时江南家家户户都栽种乌桕,乌桕树因此又被称作蜡烛树。

在古时,乌桕还被称作故乡树。“醉时忘记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何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溪南乌桕树。”诗人酒醉找不到回家的路,有行人告诉他,往古庙那边走,过了小溪的南边,长乌桕树的地方就是。“门外两株乌桕树,叮咛说向寄书人。”阿妹反复叮嘱捎书信的人,见到在外多年的阿哥,一定要带话给他,阿妹家门口有两棵乌桕树。可见乌桕已成了故乡的标志,家的坐标。

如今,电灯普及,蜡烛式微,乌桕树种植规模也大幅减少,只作为一种景观树,种植在公园路旁或角落,装点着城市,给人以美的享受。乌桕,一个诗意的名字,一个古老的物种,穿越千年时空,依旧那么红艳,还是那么优雅,魅力独具。无论相见或想起,都让人诗情绵绵,怦然心动。



宁琳净 摄

教育 行思

## 沙发上的脚印

■滕衍达

2021年夏,带着对未来的向往和对学校的憧憬,我如愿以偿地走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刚入职的我,渴望在新的岗位上大展宏图。但是刚开学一个月,班上一个有名的“小霸王”就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与思考。

那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二年级的一位班主任请假两周,学校让我担任临时班主任。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班级管理经验,我非常焦虑,担心工作做不好,会出什么纰漏。为了能平安度过这两周,我坚持每个课间都提前赶到教室,但是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天,我远远地看到校长领着一个黑黑瘦瘦的小朋友朝我们班的方向走来,走近一看,可不就是我们班的“小霸王”小俊(化名)嘛。原来小俊在图书室不仅不读书,还穿着鞋在新买的沙发上蹦来蹦去。这一幕恰巧被校长撞见,校长耐心地询问:“孩子,你在家也是穿着鞋在沙发上蹦来蹦去吗?”小俊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昂起下巴理直气壮地说:“是呀,我在家就这样!”说完若无其事地在沙发上跳了起来,留下了一串杂乱的脚印。校长没再说话,温和地跟我说:“小滕,好好跟孩子聊聊。”

小俊的“英雄事迹”让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怒火冲上头顶,我立即拨通了小俊妈妈的电话,告诉了她小俊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回到家,我辗转反侧睡不着,感觉自己处理方式不够冷静,内心隐隐有些不安,决定明天好好找小俊聊聊。

第二天一早,我在操场上却怎么也找不到往常那个爱调皮捣蛋的小俊。“小俊不会出什么事吧?”我带着满腹疑惑匆忙跑去教室寻找,吃惊地发现小俊正乖巧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伸长脖子朝操场望,眼里流露着“出去玩”的渴望。我询问小俊后,他告诉我,妈妈昨晚把他“收拾”了一顿,并对他提出严厉的要求,甚至不允许他到操场活动。那一刻,我突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孩子调皮是天性,作为老师应该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具体情况,耐心地加以引导。

于是,我拉着小俊的手一边往操场走,一边问他:“以后还会不会穿着鞋在沙发上跳呀?”“不会了!”小俊低着头怯怯地回答。我松开他的小手,摸摸他的头,鼓励道:“没关系,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去操场玩吧!”看着小俊一蹦一跳地向操场跑去,我顿感释然。

为了进一步了解小俊的情况,我再次拨通了小俊妈妈的电话。

小俊妈妈解释,因为平时自己和小俊爸爸工作忙,小俊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老人比较溺爱孩子,小俊养成了许多不良的习惯。我郑重地跟小俊妈妈说:“请一定要重视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不管工作如何忙碌,都不能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交给长辈。一定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同时要和孩子讲一讲家庭教育的方法。在学校我也会积极引导教育小俊。”

电话沟通后,我趁热打铁在班级里组织学生选举“文明小卫士”,并推荐小俊成为其中一员。此后,小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在接下来的每个课间,我都能看到小俊认真地遵守和维护班级秩序。小俊妈妈也主动打电话说,小俊在家里的表现好了很多。现在每每看到小俊取得进步,我的职业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

很多时候孩子是在试错中成长的。对于犯错误的孩子,我们不要轻易给他们贴上“品行不端”的标签,因为学生的许多错误与道德无关,而是不良习惯使然,作为老师我们要用爱和智慧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很多时候就是尊重、鼓励、理解、陪伴和等待,让我们静待花开,以最好的姿态重逢。